



北斗星村

穆薩托夫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穆薩托夫著



北 斗 星 村

芳 信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202

字數 241 千

北 斗 星 村

著 者 種 薩 托 夫

譯 者 芳 信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1-85000
定價 11.500 元

一九五三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А. МУСАТОВ

СТОЖАРЫ

據 Soviet Literature No. 6, 1950 所載 B. Isaacs 英譯 Stozhary

轉譯，並據俄文本 СТОЖАРЫ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9) 校訂。

譯者前記

穆薩托夫是蘇聯的一位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一九一一年生於一個農民家裏。他的童年是在鄉村度過的。從師範學校畢業後，曾在一個鄉村七年制學校做教師，這期間，他的寫作天才受到了重視，便被派往莫斯科爲出版局培養文藝幹部的專科學校學習。此後，他做過一個時期的新聞工作，到過許多地方，對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的生活極爲熟悉。北斗星村便是他所熟悉的集體農莊生活的一個藝術的概括，曾獲得一九四九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除了這部作品以外，他還寫過其他的短篇和一些短篇小說。

本書是根據英文轉譯的，全部譯文都根據俄文原本校過。

譯者 一九五三年三月

目次

第一章	信……………	一
第二章	春天……………	八
第三章	三棵麥穗……………	一五
第四章	『委克新農場』……………	二三
第五章	『又快又準』……………	三〇
第六章	戴皮帽的少年……………	四〇
第七章	仙屋……………	四五
第八章	親眼看見……………	五五
第九章	郊外……………	六四
第十章	在郵政局……………	七二
第十一章	土地……………	八一
第十二章	援助……………	九一
第十三章	『根本原因』……………	九九
第十四章	家無主——兒無娘……………	一〇六

第十五章	『再會吧，學校！』……………	一二五
第十六章	不能不說了……………	一二四
第十七章	馬夫……………	一二〇
第十八章	向後轉……………	一二九
第十九章	船形軍帽……………	一四四
第二十章	割吧，鎌刀！……………	一五五
第二十一章	趕車……………	一六二
第二十二章	在一個下雨的日子……………	一七〇
第二十三章	見面……………	一七九
第二十四章	第五號方地……………	一八六
第二十五章	打棒球……………	一九四
第二十六章	蝗蟲……………	二〇二
第二十七章	『釣魚去』……………	二〇九
第二十八章	鬥牛……………	二一七
第二十九章	夜訪……………	二二三
第三十章	深更……………	二二七
第三十一章	『我們不是孤兒！』……………	二三三
第三十二章	『康沙柯夫卡』……………	二四四

第三十三章	心頭的理想·····	二四
第三十四章	互相幫助·····	二五
第三十五章	偵察·····	二六
第三十六章	冰雹·····	二七
第三十七章	麥粒·····	二八
第三十八章	隊長·····	二九
第三十九章	星光燦爛的天空·····	三〇
第四十章	大家庭·····	三一

第一章 信

珊卡·康沙柯夫的書桌是靠着窗子擺的，所以他老是頭一個注意到春是怎樣悄悄地溜進了村莊，山坡上化雪的地方怎樣變成了赭色，田野裏的白雪怎樣逐漸地變黑，山嶺裏的溪流是怎樣在上漲。因此，當冰一開始流動時，第一個把這件事告訴全班的，也就是珊卡。

此外，從課室的窗口，他還可以清晰地看見那條大路，集體農莊的郵遞員吉姆卡·柯列赤金一星期總要打這條路上經過兩次，而且總是在第二堂課快下的時候。

那時候，珊卡就舉起手來，在得到離開課室的許可後，他就跑出去追趕吉姆卡。

可是，今天郵遞員却耽誤了。第三堂的下課鈴都已經響過了，而他還是沒有來。

珊卡輕裝地，連上衣也沒有穿，只是把那頂戴了一冬的船形的軍帽——這種帽子不能保護耳朵，因此，他的兩隻凍傷的耳朵現在還在脫皮——往他那長滿捲髮的頭上一扣，就繞着學校的牆角跑出去了。

周圍的雪呈現着黑色和海綿似的顏色，喃喃低訴的溪流衝擊着因糞土的融化而變成黑色的道路，在浸浴着陽光的山坡上，一塊塊融化了的地方顯出那樣迷人的溫暖和乾燥，簡直使他想要脫掉靴襪赤着腳到上面跑着玩去。

『準是河上什麼地方的冰裂開了。這樣，我們的吉姆卡就一定要被阻住，搞不好，信件也許還

會給弄濕呢，」珊卡擔心地這麼想。

他仰起頭，斜着眼睛瞧了老半天太陽，然後又望着周圍，嗅着空氣，好像不相信這一切——太陽呀，溫暖的輕風呀，潤濕芬芳的空氣呀——是真的，春天真的到了。

突然，那個矮小的，滿頭麻色頭髮的，穿着又舊又瘦小的皮上衣，戴着羊皮帽子的吉姆卡·柯列赤金，在道路拐彎的地方出現了。

珊卡邁開大步走上去迎接他，並且一本正經地跟他握手。

『你遲到了，郵遞員！』

『他們把卡拉喬孚卡的橋拆掉了——預備讓浮冰流動。我好不容易才過得河來，』吉姆卡說。

珊卡向揹在吉姆卡肩上的那個鼓起的皮袋點了點頭。

『今天的郵件是這麼多呀？』

『這還不是全部……甚至一半都不到呢。你就想不到郵局經常要收到多少信……總是好幾千封，好幾千封的……幾乎連檢都來不及檢。那些信就那樣成堆成堆地放在那兒。』

『我們又是一封信也沒有？』

『我不是正在對你說嗎，』——吉姆卡極力不去看珊卡——『他們還沒有把全部郵件都交給我，因為要分檢。其餘的我明天可以收到，其中一定有你們的。』

『上次你就是這麼說的——一定……再上一次你也是這麼說的！』珊卡沮喪地揮了揮手，隨即轉身向學校走去。

吉姆卡嘆了一口氣，好像在珊卡面前做了一件什麼對不起他的事一樣，接着他在郵袋裏翻了一

下，就又跑去追趕珊卡。

『喂，請叫一叫瑪莎·拉吉琴娜。這裏有她一封信！』

珊卡站住了，倉促地向信封瞥了一眼，就向一個有着一對大眼睛和淡黃色的短頭髮的小姑娘招手，這時她正和她的幾個同學站在校門口的台階上。

瑪莎·拉吉琴娜，把雙手藏到短外衣的袖子裏——這是她的習慣——向吉姆卡走去。

一封給她的信，而且還是從郵局來的！這真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不錯，去年，在她和她的朋友金娜·柯列梭娃（住在同一條街上相隔三家）爭吵以後，瑪莎曾接到過一封信封上畫着『至急』的字樣，並且貼着三張郵票的信。但是，這封信並不是由帶着鼓起的郵袋的郵遞員送來的，而是由金娜的小弟弟送來的。他拉開那塊用來擋着沒有玻璃的門框的破布，把那封信丟進小屋並且嚷道：『金卡●到死也不會再跟你和好了！她再也不要你去邀她一同上學，也不要你再同她坐在一塊兒了！』

可是瑪莎並不想看那封信。她把它和垃圾一塊掃出了門外，等過了兩天，當這兩個小姑娘又講和了的時候，她們才又從垃圾箱裏把那封信找出來，連看都沒有看，就把它撕了個粉碎，讓它隨風吹散了。

可是現在，吉姆卡·柯列赤金的手裏却拿着一封真正從郵局來的信，一封厚厚的、白信封上蓋滿了濃黑的郵戳的信。

瑪莎懷疑地從他手裏接了信，突然飛快地向課室跑去。她的同學們緊跟在她後面。

『瑪莎是誰來的信？』

『快點唸！』

『你瞧瞧姓名地址，瞧瞧筆跡！』

可是，這個小姑娘却往書桌前一坐，伸開她那瘦骨稜稜的兩肘，把信緊貼在她的胸前：

『走開……我誰也不讓瞧。我要自己一個人先看。你們都走開！』

她的同學們沒精打彩地各自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去了。可是他們的頭，却像找尋太陽的向日葵一樣，都不由自主地又轉向了瑪莎那邊。所有的眼睛，都羨慕地注視着這位小姑娘怎樣在那兒讀信。

突然，瑪莎十分激動地跳了起來，把頭往後一昂，興奮地叫道：

『哦，各位同學，所有北斗星村、托爾別葉沃村以及洛克切沃村的、聽過安得烈·伊凡尼赤的課的同學！你們猜是怎麼回事……他還活着！還活着呢！』這個小姑娘好像打旗語似地把信揮動了一下。『他給我們來信了……問候大夥兒呢！』

孩子們重新把瑪莎的書桌圍起來了。

『這是真的嗎？』

『他現在在哪兒？』

『爲什麼他一直都不寫信來呢？』

『趕快唸吧，不要再讓人着急了！』

『不，不，誰唸都可以，可千萬別讓瑪莎唸，』那個圓臉、螃蟹眼的別奇卡·捷維亞特金表示

反對，因為他想起了這個小姑娘如何老是很快地背書和竄改詞句。『還是讓康沙克●唸吧。』

珊卡用一隻顫動着的手從瑪莎那兒把信接過去。

課室裏變得非常沉靜了。

安得烈·伊凡尼赤·拉吉琴老師，是瑪莎的娘舅，他請他的外甥女向所有他從前的學生問好。他信上說他現在正躺在醫院裏養傷，但是他覺得精神非常之好，因此，他很想跟同學們談談許多事情。他又說，他一向所以沒有信給他們，是因為他所呆過的那些地方，既沒有戰地郵政，也沒有郵遞員。

那都是些什麼鬼地方，究竟有多麼遠，當然老師將來都會告訴他們的，不過不是現在，而還要再過些時候，要等他回到親愛的北斗星村的時候，而那個見面的機會已經不遠了……

『我親愛的小朋友們，在你們的父兄打完了仗回家去的時候，你們將用什麼東西去迎接他們呢？』珊卡唸着老師的信。『你們大家都好嗎？你們的學業都好嗎？你們的媽媽都滿意你們的成績嗎？戰前我們大家都是那樣喜歡在那兒工作的那個綠色的校園，還是和從前一樣在河邊那樣絮絮低語嗎？普希金集體農莊因之而出名的那些小麥還是在田野裏像波浪一般起伏嗎？把集體農莊、學校和一切的事情都詳細地寫信告訴我。小朋友們，如果你們在這封信裏發現一些種籽的話，望你們可不要驚異。』

『什麼種籽？在哪兒？』蕭姆希金嚷道。

瑪莎從信封裏掏出一個小紙包來，上面寫着：『檢查員，請不要扣留。這是種植用的種籽。』

她撕去了紙包的一角，把一些小小的、棕色的種籽倒在她的手心上。

同學們都彎下腰去看她的手心。

『這是不是罌粟？』金娜·柯列梭娃問道。

『不像是罌粟，』瑪莎答道。

『在靠近我們戰壕的一塊荒地裏，』珊卡繼續唸道，『我發現了這些種籽。這塊荒地上滿長着繁茂的雜草和荊薊，而從這些草叢裏却冒出了幾棵成熟了的首蓿花頭，它們大得簡直使我驚奇。我想這些地方的人，一定栽種了很多的草。我選了些最好的種籽，一直保存着，現在，我把它們寄給你們。請好好保護這些良種，把它們種植起來，它們將會慷慨地酬報你們的勞動的。』

『你們會問：「這麼一點點種籽有什麼用呢？」可是要記住我們集體農莊的隊長，伊哥爾·普拉頓諾維赤·康沙柯夫。他在戰前只用三棵穗就培養出了一種優良的小麥。是的，只用三棵穗，總計也不過才二百零八顆種籽。』

『關於這件事情的更詳細的情形，你們可以去問卡特琳娜·華希里耶芙娜·康沙柯娃和專作新實驗的查哈爾·米特里赤·委克新。小朋友們，你們一定要好好地保護伊哥爾·普拉頓諾維赤所培養出的那種極其少有的良種——不要讓它隨便丟掉了。目前田裏的每一棵麥穗，每一根草，對我們的戰士都是寶貴的。等他們回到家鄉時，會因和你們一起到田野去看見金色的麥田而感到快樂，還會對你們的熱心和關懷表示十二分的感謝。』

你們的老師安得烈·伊凡尼赤。』

這些小學生又彎下腰去看瑪莎的手心。他們雖然已不知道有多少次在田野裏和打穀場上，在播

種機箱裏和鼓式打穀機下，在穀倉的口袋裏和穀箱裏，看見過各種草、穀的種籽，可是能像這些捲成像小彈簧似的、黑色的、堅硬的、小小的種籽，這麼樣地使他們發生興趣，却從來還不曾有過。

第二章 春天

放學後，瑪莎和珊卡同路回家。學校離他們住的那個北斗星村約有三公里路的樣子。

一些調皮的小溪，好像商議好了似地時時刻刻在擋住他們的去路。在一個地方，它們匯成了寬闊的水窪，在另一個地方，它們又把路冲壞，急流狂奔，好像在喃喃地說：『瞧，我們就不讓你們過去，我們就不讓你們過去！』

瑪莎首先對找尋渡板和小橋感到不耐煩了，於是她就逕直從污水和川流中蹚了過去。珊卡勉強地跟在她後面。

不多一會兒，北斗星村已經在眼前了。這個村子的兩排房屋，沿着蜿蜒的北斗河的高岸伸展着。這裏的房子有的是重新改建的，有的是古舊的。在後院裏，又擠着一些臨時搭就的、鴿子籠式的小屋，甚至是些密洞。在寬闊的街道上，不斷地可以見到一些白色而多脂的新鮮的木料，一大堆一大堆的粗木頭和細長的桿子；在新鮮的木料堆中間，搭了好些爲鋸木用的三腳架。

在房屋與房屋之間，有很多的空地。籬笆與柵欄之間也不像戰前那樣密密地連在一起，只有枝葉繁茂的白樺樹和高大的白楊還仍舊牢固地在它們的老地方挺立着。

街道上靜寂無人。珊卡和瑪莎繞着後園走。打這條路回家比沿着村子走，要有趣得多。這兒，在一些簡陋的農舍那邊，人們奔走着，彼此叫喚着，大車來回地走着，一些在牛欄裏想吃鮮草的母

牛在哞哞地叫着，鐵匠舖裏的打鐵的叮噠聲，就像鐘聲一般清脆地響着，這種聲音只有在初春的時候才有。

不知道是由於這一天真正是有了春意——溫暖、清明、吹着暖和的春風呢，——還是由於她拿在手上的那封珍貴的信，瑪莎總是想把她的歡樂分給每一個行人。

『你們好！』她對集體農莊的那些女莊員說。『我們收到了一封信……是安得烈·伊凡尼赤來的。』

婦女們都停下來向她問長問短，她們的臉上都現出親切的微笑。

每一個孩子在集體農莊裏，都有他自己最喜歡的地方。

瑪莎先去瞧了瞧家禽場，然後就把珊卡拉到小牛棚裏去，因為她一定要去看看那條可愛的小牛多林卡，那條她和她媽媽在這個冬天把牠養起來的可愛的小牛多林卡。

白頭、濕鼻的多林卡，一認出這是牠自己的保姆，立刻就跑近這個小姑娘的身邊，咬她的手指並開始哞哞地直舔它。

豬圈就靠近小牛棚。一羣紅鮮鮮的，看來就像才洗過澡似的乳豬，正在一個編得密密的籬笆後面晒滿陽光的小園子裏跑來跑去。

『只呆一會兒，珊卡……』瑪莎看出他已有厭煩的表情，就拉着他的袖子這麼說。

她迅速地爬過籬笆，蹲下去叫道：

『小豬，小豬，小豬！』

可是那些小豬一點也不注意她。牠們只是亂糟糟地從這個畸角奔竄到另一個畸角，要不就是把